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六日　KANGZHAN RHBAO　星期四　第一版

抗戰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農曆乙酉年七月初九日　第八八二號　社址：山西興縣　七月初一日改出十六開

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與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人民要求中國解放區抗日軍隊，在朱總司令指揮之下，有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軍事管制日本和將來和會的權利。

蔣介石在挑動內戰 破壞中國與世界和平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上午十時急電）「蔣介石在挑動內戰，破壞中國與世界的和平」。這是新華社記者對蔣介石「命令」的評論。新華社記者嚴正地指出：「蔣介石「命令」淪陷區的所謂地下軍及偽軍，「負責維持地方治安」，而又不許解放區抗日軍隊向敵偽「擅自行動」，其目的是在當着國內外集中注意力於日本無條件投降之際，找一個藉口，好在抗戰結束時，馬上轉入內戰，並以寧渝合流，蔣偽合作，代替中日提攜，日偽合作」。新華社記者最後說：「我們要向三大盟邦，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民宣佈：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與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人民要求中國解放區抗日軍隊，在朱總司令指揮之下，有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軍事管制日本和將來和會的權利。要是不這樣做，中國人民將認爲是很不恰當的。」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新華社記者今日就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言人的評論及蔣介石的「命令」，發表評論。新華社記者說：國民黨宣傳部發言人認爲朱總司令於八月十日在延安總部所發表之限令敵偽投降的命令，是一種「唐突和非法之行爲」，這種評論，荒謬絕倫。根據這種意見，可以推想：朱總司令根據波茨坦宣言，及敵人投降的趨向，下令給所屬部隊促使敵偽投降，倒反錯了，應該勸使敵偽拒絕投降，才是對的，才算合法。無怪中國法西斯的頭子，獨夫民賊蔣介石，在敵、偽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於「命令」解放區抗日軍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所謂束手讓敵人來打。無怪這一個法西斯頭子，又敢於「命令」所謂地下軍（實際上就是實行「曲線救國」論的偽軍及與敵偽合流的戴笠系特務）及偽軍，「負責維持地方治安」，而不許解放區抗日軍隊向敵偽「擅自行動」。這樣一來，真是由蔣介石自己招認，活靈活現一貫勾結敵偽，消除異己的全部真理了。可是全中國解放區的人民抗日軍隊，絕不會中此毒計。他們知道：朱總司令的命令，正是堅決地執行波茨坦宣言第二項的規定：「對日作戰，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而蔣介石的所謂「命令」，正是違反了他自己簽字的波茨坦宣言。只須看這一比，便知道誰是不「恪守盟邦共同協議之規定」了。新華社記者說：國民黨中宣部發言人的評論，與蔣介石的「命令」，從頭到尾都是在挑撥內戰，其目的是在當着國內外集中注意力於日本無條件投降之際，找一個藉口，好在抗戰結束時，馬上轉入內戰。其實，國民黨反動派是不需要什麼藉口的，他們找了朱總司令命令敵偽投降做藉口。這難道也算得是聰明的藉口嗎？不，這樣來找藉口，只足以證明國民黨反動派把敵偽看得比同胞還親，把解放區看得比敵偽還可恨些。淳化事件，明明是胡宗南軍隊攻入陝甘寧邊區，挑撥內戰，國民黨反動派卻說是中共的「擴張攻勢」（「淳化事件」個藉口，好容易被國民黨反動派找着了，卻被中外輿論一下子戳破。於是又說八路軍、新四軍不該要敵偽繳槍了。八年抗戰，八路軍、新四軍受盡了蔣介石與日本人[illegible]的苦楚，現在抗戰勝將結束，蔣介石又在暗示日本人（加上他麾下偽軍），叫他們不要向八路軍、新四軍繳槍，說是只能繳給蔣介石。蔣介石剛下一句話沒有說，這一句就是：好使我拿去破壞共產黨，並破壞中國與世界的和平。不必囑咐日本人繳槍給蔣介石，叫偽軍「負責維持地方治安」，這會有什麼結果呢？只有一個結果，就是以寧渝合流，蔣偽合作，去代替中日提攜、日偽合作，以蔣介石的反共建國，去代替日本人、汪精衛的反共建國。這難道還是不違背波茨坦宣言嗎？抗戰一旦結束，內戰危機立即更加嚴重，這一點鐵證明了現在唯有呼籲全國同胞，世界盟邦一致起來，和解放區人民一道，堅決制止這個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國內戰。在論及究竟誰有權接受日偽投降時，新華社記者說：中國解放區的抗日軍隊，在國民黨政府毫無接濟又不承認的條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擁護，得以獨力，解放了廣大的國土和一萬萬以上的人民，抗擊着侵華日軍百分之五十六和偽軍百分之九十五。要是沒有這一些軍隊，中國決無今天的局面。實在說，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部隊才有接受敵偽投降的權利。至於蔣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觀，坐待勝利，實在沒有絲毫權利接受敵偽投降的。我們要向三大盟邦，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民宣佈：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與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人民要求中國解放區抗日軍隊，在朱總司令指揮之下，有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軍事管制日本和將來和會的權利。要不這樣做，中國人民將認爲是很不恰當的。

日蔣交防 已在綏西實行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急電）日蔣交防已在綏西實行。據中央社綏西電：包頭、薩縣日寇於十一日晨悉數撤出，國民黨黨政軍等部門，自十一日午後即乘汽車趕往包頭接防。

我軍區大軍 攻勢指向太原歸綏

軍直百餘幹部首批上前綫

（本報訊）我軍區部隊正以巨大攻勢指向同蒲、平綏沿綫之敵。綏遠省的中心——歸綏和山西省的中心——太原，爲這攻勢的集中點。刻大軍一部已到指定地點，一部正以洶湧澎湃之勢，晝夜不停趕往前綫，要是敵人不投降，任何反攻道上的障礙物，都將被徹底掃除。軍區直屬機關，今日已有一百餘幹部上前綫，個個精神煥發。如鋤奸部某同志，以一個[illegible]時間，於完成以往需要兩天才能做完的工作後，即隨隊伍前進。本報、戰鬥報、新華分社、軍區通訊社記者十餘人，亦全體武裝出發。沿途老百姓鑼鼓喧天熱烈歡送。現留居於休養所之傷、病員亦紛紛要求再往前綫，若干技術人員及對城市工作有經驗者，亦整裝待發中。所有一切機關，都爲爭赴前綫而忙碌。

外蒙軍開始出動 三路向遼寧熱河進攻

牙克什　倫河　中東路　外蒙　洮安　西烏珠穆沁　突泉　熱　察　遼　林西　遼　赤峰　0　200里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二十四時急電）同盟社廣播：據敵關東軍十二日十時公報，外蒙古人民共和國軍隊業已出動，其先頭部隊，一路於十一日下午由西烏珠穆沁方面向熱河之林西（赤峰北約百五十里）方向進攻，一路向遼寧之突泉（即[illegible]泉）方向進攻，第三路向白杜方向進攻。敵同盟社記者謂，向林西進攻之蒙軍，旨在切斷熱河與華北之聯系。

新四軍軍部限定華中敵軍 停止抵抗繳出武裝

向各城市發出佈告申述本軍主張

（新華社華中十二日電）新四軍軍部致華中各地日軍通牒：（一）立即命令所屬部隊及機關停止一切抵抗，並在原駐地點聽候處置。（二）將一切武器、交通工具、軍用器材及所有物資，於二十四小時內全部交與就近之本軍部隊，不得有任何損壞，亦不得交與本軍以外的任何方面。（三）對中國人民及盟國俘虜，不得有任何損害行爲。（四）即派代表與就近本軍部隊接洽，在日軍進行上列諸項後，本軍即按照優待俘虜條例，予以生命安全之保障。如違反上列任何一項，即視爲敵對行爲，本軍即予以堅決消滅。八月十一日。

（新華社華中十二日電）新四軍佈告（第一號）日寇已宣佈無條件投降，本軍爲肅清日寇殘餘，安定社會秩序，保護城市與鄉村各界人民起見，特通告本城，茲公佈下列各條，切實施行：（一）切實保障其生命安全，一切敵偽漢奸武裝，必須立刻繳械，違者，則予以堅決消滅。（二）對自動繳械反正之偽軍偽組織人員，並願接受本軍收編者，給以優待，並按「優待反正偽軍條例」辦理。（三）沒收一切敵偽及大漢奸大資本家之財產，歸該城管理與處理委員會，有計劃的予以適當分配和救濟失業工人及貧民。（四）逮捕大漢奸大資本家，依法懲辦。（五）本軍願與一切擁護團結、擁護民主的人士親密團結，建立民主政權，確保和平，發展工商業。（六）一律實行民主主義政綱，保護各階層人民利益，保障人權、財權，保護私人企業，制止搶劫暴亂。（七）如有人反抗或破壞執行軍政設施者，一律以漢奸論罪。

此佈

代軍長陳毅、副軍長張雲逸、代政治委員饒漱石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

山東第一綫部隊民兵 四十萬人大進軍

（新華社山東十三日電）山東軍區司令部命令以第一綫部隊二十萬及民兵二十萬，向山東各大城市濟南、青島、連雲港等城及膠濟、津浦、隴海等交通要道進軍。

邊區武委會指示所屬

組織精幹民兵配合部隊收復大小城市據點

（本報訊）邊區武委會頃對二、三、六、八及察北分區武委會發出如下的指示：（一）日本已[illegible]無條件投降，我游擊區、接敵區之民兵幹部應立即組織大部精幹民兵，配合當地部隊，收復大小城市、據點。（二）在接收俘虜時，要堅決遵守政策與紀律，不違反[illegible]命令。（三）所有民兵積極武裝起來，負責維持治安，嚴防敵探奸細破壞。整理組織，準備調用，健全民兵的[illegible]，由當地軍區負責幫助。

興縣石樓子、石岩里等

支援、參加部隊反攻

男人們幫助莊稼　婦女趕做軍鞋

（本報訊）當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興縣石樓子附近數村時，幹部、羣衆六十多人，於十一日午上[illegible]開會，擠出[illegible]的時間開會討論。羣衆[illegible]一個開[illegible]會。[illegible]參加。他提出[illegible]前方，留下的[illegible]參加了。羣人接着就說：「和咱的一樣收割。」並且決定[illegible]分局管理好[illegible]輪流的地鋤三鋤，將婦女們即加緊在軍鞋，趕的給部隊上前線穿，[illegible]來的要好好保存。[illegible]準備把他的一雙白[illegible]部隊，大家也準備於中秋節時，給抗屬送豬肉。模範民兵丙兒明確動員大家說：天下不太平，要學卜木朗，防備那些不死的頑固來犯，保衛抗戰八年多的勝利。會後即組織民兵和羣衆演習石雷三個。退伍軍人劉[illegible]周提出[illegible]問，別人要出資他的四垧[illegible]青苗，準備重新參軍反攻。

（本報訊）十七支隊挺進察北去收繳偽武裝，留在興縣石岩村的一百多[illegible]地，完全由周圍數村羣衆負責耕種。日前（十三日）記者路過趙家川口，據老鄉王[illegible]叔（他的大哥被漢奸閻錫山抓去當兵已七年未返）談：全部莊禾已鋤過二遍，有[illegible]的話要鋤第三遍。部隊出動時，只留有一位同志，當時天高缺雨，趙家川口、保家圪台等村羣衆，自動劃界分工與軍屬[illegible]，據云：到秋收時，當按農曆節[illegible]，把糧食保存起來。

蘇美英中四國

對日提出的無條件投降公告原文

編者按：此公告原爲美英中三國政府在波茨坦所提出的，在蘇聯參戰時，蘇聯也簽了字。現日寇已實行接受這一波茨坦公告。爲便於讀者了解，特重新刊登，原文如次：

（一）我們美國總統、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及英國首相，代表我們的數萬萬國民，業經會商並同意對日本應予以一機會，以結束此次戰爭。

（二）美國、英國及中國之龐大陸、海、空部隊，已增強多倍，其由西方調來之軍隊及空軍，即將予日本以最後之打擊，他們的武力受所有聯合國的決心之支持及鼓勵，對日作戰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三）德國無效果及無意識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民之力量所得的結果，彰彰在目，可爲日本人民之殷鑒。此種力量當其對付抵抗之納粹時，不得不將德國人民全體的土地、工業及其生活方式摧殘殆盡；但現在集中對付日本的力量，則較之更爲龐大，不可衡量。我們的軍力，加以我們的堅決意志爲後盾，若予以全部實施，必將使日本軍隊完全毀滅，無可逃避，而日本的本土亦必終歸全部殘毀。

（四）現在已經到了日本必須決定一條道路的時候，它將繼續受其一意孤行、計算錯誤、使日本帝國已陷於完全毀滅之境的軍人之統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是我們的條件，我們決不更改，亦無其他另一方式，猶豫遲延，更爲我們所不容許：

甲、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權威及勢力，必須永久剷除，因我們堅持非將負責的軍國主義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的新秩序勢不可能。

乙、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時，及直至日本製造戰爭的力量業已毀滅，有確實可信的證據時，日本領土，經盟國之指定，必須佔領，俾我們在此陳述的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丙、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的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我們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

丁、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返其家鄉，得有和平及生產生活的機會。

戊、我們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罪人犯（包括虐待我們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的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的重視必須成立。

己、日本將被允許維持其經濟所必須及可以償付貨物賠款的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的工業不在其內。爲此目的，可准許其獲得原料，以別於統制原料。日本最後參加國際貿易關係當可准許。

庚、上述目的達到及依照日本人民自由表示的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的政府後，同盟國佔領軍隊當即撤退。

辛、我們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佈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並對此種行動有意實行，予以適當的各項保證。除此一途，日本即將迅速完全毀滅。

五元城敵求援不得

嶂縣官地敵陷入天羅地網

（交西訊）半月來，交西軍民集中力量圍困敵在山地最後一個據點——五元城。民兵段興玉、崔三娃、楊二全等領導的神槍手、投彈手、爆炸手所組成的戰鬥隊，緊緊包圍着據點，敵稍一出動，就遭受到打擊。敵雖以武裝掩護部隊取水，但每人每日只能半碗水用。七月二十九日，偽區長向交城求援，但得到的答覆是：交城也同樣沒辦法。三十日，敵又求援，信件被我繳獲，裏面說：「假如不能勝利，實在難於應付，請速派人送過來。不然就有餓死危險。」又：在圍困中，段興玉、崔三娃同志組織據點附近羣衆練兵學武。（青年、劉杰）

[illegible]們都積極學習地雷投彈，現要求發給武器。（伍宇）

（嶂縣訊）我縣軍民加緊圍困官地據點。郭、賈等村民兵、民兵等神槍手組織了[illegible]個[illegible]手組織，[illegible]射擊組，不斷[illegible]附近。現爲防敵偷[illegible]，又由[illegible]部隊、武工組等建立了五道封鎖線，組成了層層的天羅地網，到處佈滿了地雷，準備予企圖來[illegible]的敵人以殲滅打擊。（[illegible]）

閻逆向敵接防中陽城

並曾在隰縣大批訓練偽軍軍官

（本報訊）（遲到）漢奸閻錫山[illegible]日寇意旨，於七月二十六日向敵接防中陽城。閻逆之偽[illegible]專署專員張一清[illegible]於七月二十日入城與敵接洽。閻逆在隰縣曾集訓大批偽軍軍官，這些偽軍官所駐汾陽、離石、中陽、臨汾、太原等地，經日閻雙方協議後，由敵方派赴閻區受訓，由閻區自請授，個別訓練，第一期受訓者達四百餘人。七月末，閻逆所部與敵聯合，分路向我山村搶掠，一次敵人搶劫北山莊，閻逆偽部由[illegible]家會，兩村只相隔一小溝。又一次，敵在溝門口東山上搶劫，閻逆偽部在南山莊上，五[illegible]偽四十一師長杜[illegible]，又於七月二十一日去金羅鎮敵據點，與敵偽聯合會，偽[illegible]配合[illegible]，羣衆十分憤恨，紛紛起而自衛。

我離石支隊

襲擊柳林敵偽

（離石訊）離石支隊某部於七月三十一日夜，襲擊柳林之東北關口上守備偽軍及「紅部」之部一班，當時偽[illegible]小股部隊與我在街中，生俘偽村長一名、偽青年團長一名，繳獲手槍一支、手榴彈二十多顆。該偽[illegible]萬狀，我安全撤出。（張紅全）

六分區宣傳隊

到新解放區進行宣傳

（六分區訊）分區宣傳隊[illegible]新解放區一帶演出，[illegible]了許多新劇，觀衆每天不下六百人。[illegible]與[illegible]據點附近的羣衆亦紛紛前來看戲。演劇前，宣傳隊同志先在羣衆中進行調查，然後根據當地工作情況，羣衆[illegible]，編演出當前的[illegible]，[illegible]好，使演出了一不[illegible]。

二馬營敵偽被擠走前

暴敵洗劫據點羣衆

（六分區訊）二馬營敵偽被我擠走的前數日，在該據點內，大肆強姦與搶劫，二次強姦婦女百餘人，某家十六歲幼女被七個日寇輪姦，至今不能行動，渾身疼痛，已成瘋人。將近七十歲的老太婆也被輪姦數次。徐家是該村的富戶，財物被搶劫一空。因此該地與[illegible]的[illegible]也都被敵挖走。更加深了我二馬營同胞對敵人的仇恨，當敵被擠走後，便馬上配合我軍，星夜將敵炮台拆毀。（安平伯、劉懷謨、林丹）

陽曲溝東等七村

五千畝莊稼受雹災

縣區村幹部發動補種蕎麥蔬菜

（陽曲訊）本縣從溝東村到楊家堰十里地的七個村莊，於七月二十四日遭了雹災，下冰雹達一小時之久，大如雞蛋，小如杏子，地裡積冰達三寸，地裡莊稼被[illegible]，和路溝裡有一尺厚。段家溝、泰兒上兩村所有[illegible]都打完了，附近的溝東、水頭、馬連[illegible]等五村也受很大的損失，共計受災莊稼五千零八十四畝，其中三千五百四十五畝尚有挽救希望，可能有一分至五分的收成。當天區幹部就和村幹部商量發動羣衆趕種蕎麥、蔬菜，幹部馬上分頭給羣戶定計劃，每家至少補種蕎麥三畝，特別多和[illegible]齊五畝、[illegible]菜和小黃芥。縣政府聞訊，立刻派幹部外並[illegible]三[illegible]代表[illegible]我[illegible]籽。縣政府並撥[illegible]款九千餘元，配合羣衆購買回[illegible]三十斤，蕎麥籽八石多，[illegible]又找下三石，共十一石，[illegible]組織所有勞動力，搶種，男人翻地，婦女[illegible]種苗，兒女拾打作地裡的和[illegible]。因爲[illegible]家不能只有四頭[illegible]，只在夏田[illegible]及時[illegible]上，幹部就到六里外發動南[illegible]溝上羣衆幫助，得到大家熱烈的響應，隨即集中十頭牲口，[illegible]

大家好」與「鬧[illegible]舌」等劇，[illegible]區羣衆很多人信巫神，便普遍的演出了「吃虧上當」。演時均介紹劇情，因此收效甚大，某女巫神在演「吃虧上當」後，懊悔的哭了四次，她說：「再不給[illegible]了」，[illegible]在[illegible]的[illegible]見人[illegible]。某青年的父親曾被巫神治死，他看了「吃虧上當」一說他死也不信巫神了。（[illegible]一）

[illegible]路過神堂[illegible]時，該村羣衆也組織四個變工組，由村幹部領導，一天半的工夫，搶種蕎麥一百畝，七個[illegible]五十八畝[illegible]在[illegible]了[illegible]、[illegible]，共搶種[illegible]等一千[illegible]十九畝。尚有五百三十一畝地[illegible]過，準備明年種[illegible]。（李振華、程臨）

陽曲邊緣區民兵武工隊

擊退敵偽搶劫

（陽曲訊）忻縣三交偽六十餘名，於八月一日向我邊緣區播種地搶劫，拉付家莊等村伸犯。我民兵武工隊聞訊後，在[illegible]家堅決[illegible]掩護羣衆安全退出，我民兵武工隊開始抗擊，炸傷敵軍一名，敵即[illegible]後，[illegible]上地留一顆，[illegible]以至[illegible]溝，搶去騾[illegible]九頭，至北頭村被武工隊[illegible]回騾頭。（陳成功）

簡訊

（方山訊）三區松窩村民兵在李鳳領導的變工隊，十一個人開荒八十五畝，開軍火田六畝。特別[illegible]勞動力[illegible]，十多個社[illegible]下，[illegible]二千四百元，還[illegible]了二百担柴灰，上在[illegible]。現在他們一鋤已完，正在進行三鋤。（李[illegible]玉、[illegible]丙云）

△保德石橋塔三十一戶紡婦，今年已給合作社紡綫二百五十斤，有十戶解決了自己的穿衣問題，[illegible]小米二百多斤。

加勁的工作

張洪[illegible]

——記高家村一日——

天邊剛剛現出一線乳白，高家村三分區院子裡的人就來[illegible]多了，和[illegible]社工作人員[illegible]住的[illegible]半夜就趕來了，[illegible]沒有叫[illegible]，但[illegible]的消息[illegible]了全村。「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號外從[illegible]社傳出來，[illegible]一張就貼在村公所，大家一擁而上，一片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八年啦，這一天總算到來了「呵！……」」人們心裏感到春雨一般的潤澤。二十九個村代表們三五一堆的點着麻油燈，一遍又一遍的讀着號外，雜亂的議論聲[illegible]。

當天的村代表會上，大家提出要用實際行動來迎接勝利：全行政村組織兩個中心轉運站，以高家村蘇家塔等七村爲第一站，趙家川口等六村爲第二站。一致決議全行政村提早交齊公糧，五十多歲的宋老太太向村幹部說：「交[illegible]要交麥子白麵，好好的讓[illegible]們吃上去[illegible]日本[illegible]槍。」大家研究出當前的中心工作是「擴大民兵，加強抗日戰爭，配合前方作戰，發動羣衆[illegible]，在大川、高家村、西坪、趙家川口展開搶救[illegible]苗運動」，村幹部們當天就[illegible]起來。

天不知是甚時候亮了的，村的東[illegible]上插了[illegible]和一面大紅旗，它照得人們的心裏更加紅火。村民白[illegible]多說：「這是毛主席八路軍共產黨的功勞，要[illegible]民黨，那有今天呢？」呂[illegible]何說：「我們的公[illegible]準備五天集中。」白[illegible]、[illegible]三虎當天報名參加民兵。全村的小學生挨門挨戶的進行宣傳。[illegible]紅旗的大[illegible]下，[illegible]來來往往，不管認[illegible]的不認[illegible]的，見了都互相交換着笑容，匆匆走過去了。

遠東紅軍攻入朝鮮

在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指揮下 紅軍繼續深入東三省連克五城

伯力　撫遠　同江　烏蘇里江　富錦　佳木斯　黑龍江　松花江　哈爾濱　小城子　中東路　寧安　牡丹江　東寧　海參崴　吉林　雄基　清津　鴨綠江　0　100　里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至少已有八路蘇軍，在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指揮下，由東、北、西三面，沿三千餘公里前線，深入偽「滿」，其中並有一路已攻入朝鮮。所到之處，日軍披靡，最遠一路蘇軍已推入偽「滿」二百二十公里。濱海地區第一遠東前線部隊在米列赤可夫元帥指揮下，於十一日克服敵人抵抗與多山森林地帶的困難，佔領中東鐵路上的穆稜城、火車站、小城子及其他城鎮十三處。十二日，紅軍一部並攻克朝鮮北部羅津、雄基兩港。伯力西南與以南第二遠東前線的部隊，在布加諾夫上將指揮下，由於勇猛進攻，十一日佔領了松花江畔的商埠富錦及烏蘇里江西岸的饒河城。海蘭泡東南地區，蘇軍強渡黑龍江，在黑河中佔領奇克城及居民地四處。後貝加爾前線部隊在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指揮下，繼續攻勢，十一、十二兩日佔領中東路的安克什城（呼倫以東八十公里）、[illegible]爾車站及其他大居民地多處。僅八月十一日，後貝加爾地區的蘇機動部隊即越過大興安嶺的山隘，前進八十公里。八月九、十兩日，蘇太平洋艦隊的航艦及空軍在余馬舍夫海軍上將的指揮下，襲擊敵人朝鮮港口中的運輸艦，擊沉共十一艘。伯力電台十日廣播稱：在某一戰鬥中，日軍被俘的比打死的還多，這是太平洋戰爭中所空前未有的事。

絕不憐惜力量生命對日作戰

紅軍士氣非凡高漲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塔斯社莫斯科訊：從遠東前線來的消息報導，軍隊中士氣非凡的高漲。在各種集會中，紅軍士兵均保證在反對日本軍閥戰爭中，絕不憐惜力量和生命。今恭湖老戰士獵張佐夫上士在某大會上宣稱：日本許久以來即不讓我邊界和平，它想獲得我們一片土地。我知道日本士兵是怎樣一種人，我知道一件事，他們極其仇恨蘇維埃人民，此次只要他們捉到我們進攻士兵，他們就殘暴酷虐他，其行動一如野獸。在某警衛師部隊大會上，參與對德戰爭的老戰士與德羅夫激動說：我們戰勝了德國人，使德國侵略者不可能再來蹂躪我們的國土，但在地球的另一端，還一個戰爭狂熱者尚保存着。我們政府的戰爭狂熱者，是下令紅軍粉碎東方［侵略者］極其聰明之舉。

日本軍國主義者仍圖堅持作戰，紅軍將使日本侵略者與其德國同盟同一命運。

真理報觀察家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塔斯社莫斯科訊：真理報觀察家十二日撰文稱：紅軍節節勝利，並深入滿洲。紅軍打擊之強大與其在東京所產生印象，在日外相東鄉致蘇聯及其他盟國政府的建議，即可明瞭。日本統治人士中正進行着鬥爭，日本軍國主義者反對投降，並堅持繼續作戰，不顧其無望與毫無意義。日本軍國主義者違反理性，違反日本人民的利益，頑固的新殖民的是蹈，堅持拖延遠東戰爭。遠東的侵略溫床必須予以摧毀，紅軍將使日本侵略者與其德國同盟同一命運。

蘇美英法成立協定 共管奧地利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美新聞處華盛頓訊：國務院宣佈蘇美英法已成立管制奧地利的協定。依據一九三七年國界，將奧地利分爲四個地區。蘇聯佔領區爲東北部，並將包括南奧地利省多瑙河左岸及北奧地利省一部分與布根蘭德省；美國將佔領奧地利西北部，計有薩爾斯堡省及多瑙河右岸的南奧地利省的一部分；法國將佔領西部地區，包括洽羅爾與沃拉爾堡兩省；英國佔領區將在南部，並包括加林西亞省及斯蒂利亞省。維也納城內的四國共管。奧地利盟國管制委員會的初步任務爲劃分與德國國境，使奧國建立中央行政機構，準備成立自由選舉的奧地利政府等。

東鄉往見敵皇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據同盟社東京訊：敵東鄉外相於十二日上午進宮觀見天皇，「上奏有關事項」後，退出宮廷。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路透社倫敦訊：倫敦評論家說：蘇聯宣戰，使日本政府加倍急迫地選擇全民族自殺或無條件投降。

太平洋盟軍各統帥稱：

在敵人普遍投降前 盟軍將繼續對日進攻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綜合美國電訊報導：尼米茲、麥克阿瑟等均於十一日夜宣佈，在盟國普遍投降前，盟軍將繼續對日進攻。尼米茲說：太平洋各海陸武裝部隊除非受到另外特別指示，將繼續對日進行攻勢戰。又說：無論日寇與盟國，均未停止戰鬥。尼米茲最後並命令說：即令普遍和平宣佈之後，仍應注意警戒。麥帥總部仍稱，戰爭仍繼續進行，遠東航空隊仍從事其預定之出擊。同時東南亞聯軍已總部聲稱：戰爭仍繼續進行，我們也按計劃行事。

水東我軍強渡黃河 攻克扶溝俘偽六百餘

（新華社豫皖蘇十二日電）水東我勁旅一部於強渡黃河後，以神速動作猛撲扶溝城，六日午夜完成大包圍，激戰至天明，即將該城攻克，守敵全部爲我消滅，俘獲偽軍官兵六百餘，繳獲重機槍兩挺，輕機槍二十一挺，步槍四百餘支。次日，鄢陵等地之敵兩次來援，均遭我軍痛擊，斃傷敵甚多，並繳獲輕機槍一挺。

斯大林 與宋子文繼續商談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路透社莫斯科訊：此間十一日宣佈：斯大林元帥、蘇外長莫洛托夫與中國行政院長宋子文於十日深夜在克里姆林宮商談，會談延續兩小時，至午夜後始畢。

法內閣 下令普選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合衆社巴黎訊：法內閣已決定不理諮詢會議，下令法國於十月下旬進行普選，並在選舉後，決定法國製訂新憲法抑或採用一八七五年的憲法。內閣之決定，全國將以民選舉來決定內閣應對新的臨時議會負責，或如戴高樂所希望的對國家之首負責。

宜君白水民變眞相

記者自宜君等地來人獲悉，宜、白等處近數月來民變實情如下：

陝西第二行政區（包括宜君、白水、同官、耀縣、淳化、栒邑諸縣）專員[illegible]，專橫無比，其中有無數的事情：今年初除夕年關時，就坐着[illegible]橋，造設包圍邊區的碉堡工事，路上有一老漢被令爲他[illegible]清道，因爲他擔的不乾淨，就叫隨從剝掉老漢衣服剝光，罰跪於冰天雪地中。今年二月十一日，爲加強對邊區的經濟封鎖，召開淳化、淳耀縣的副鄉長、副保長會議，在會上，他曾說：「淳化民衆眞可惡，我在耀縣幾年，民衆不敢公開反對我。到淳化只三個月，即給我起綽號「×桿子」，我要殺絕這些人。老實說：「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在邊境上，以「緝私」爲名，[illegible]常搶劫老百姓。

在他的統治下，老百姓的負担比其他地方更加苛重。如在宜君只一個鎮，去年平均大小每口人要出細糧五斗一升（三十三斤半斗），馬料五十三斤，馬草一百九十三斤，法幣九百七十元，這些還只是一公開合法的名目的負担，實際負担還遠於此。如在××村，人民實際負担搶到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五。

不僅要糧要錢，最恐嚇人民仇恨的是要命。爲了要在反共中邀功，特將「警備營」擴編成一個保安旅，自象旅長，今年初，下令所屬各縣每保要交出三十名壯丁。爲了防止人民反抗，說是編成後不離地方，分批集中，輪流到同官、耀縣點驗受訓。

一月，奉命同官縣屬各保國民兵準備五天乾糧，到耀縣去檢閱，一千餘壯丁開到耀縣時，即強發軍服槍械，不准回去，受騙的壯丁氣憤已極，叫話回家，叫自己老婆回娘家去，準備有所行動時不致牽累家室。當向淳化開發時，發生了二百五十人的譁變，想逃往邊區求生，與硬挾駐軍發生了衝突，被俘三十九人，他們被剝下棉衣，於冰雪中押往同官。同一時期，又想派人至宜君東區五里地強行徵調的壯丁，宜君第一次強拉巧關地集了規定名額的半數，其中有的[illegible]，城中的商人，有的是冒名頂替的，乘大發脾氣，下令重行徵集。第二次抓了「警備營」的營長、營、連、排長與副保長往同官押解，但行至金鎖關，就有四十多人逃跑了。逃脫者，傳於總營長宣佈逃的一開小差的設明受累，家產沒收」，不敢回家，一月間，就在鎮上舉行暴動，繳了兩個保的三十多枝槍。

宜君南區大石板的老百姓，因爲「警備營」逼命太緊，預徵三十斤年、三十五斤壯丁，強逼抽拔，也起而暴動。

與宜君接界的白水縣胡村第一、三、五保人民，也因爲「動員指揮部」假冒壯丁受訓而集合了四百多人暴動，繳了三個保的四十多支槍，武裝自己。三月，他們在雷胡鎮以北的××溝內擊散了一股反共的壯丁，繳收了七十多支槍，一匹馬，把率領壯丁的縣指揮部員擊斃。

這三股暴動的群衆，很快就取得聯絡，按區劃分爲三個分隊，統由一個大隊長率領，參加的成份爲農民，有一部份是地方武裝，也有個別知識份子。他們的紀律很好，出村時都要檢查，不隨便殺人，老百姓擁護他們，自動招待他們吃飯，給他們通風報信。他們口號是：「款子重，徵兵多，日子無法過。」「反對××搶抽拔壯丁！」「打倒××幹濟，擁護第三區！」（[illegible]任二行政區專員，宜君原屬第三行政區所管，而被抽壯丁比第三區更重）

到四月初，黃龍山又下來三百多「非法」武裝，攜有機槍數挺，到東區援助五里鎮的暴動武裝。四月中，雷城又有百餘人帶了彈藥，乘夜進入白水趕來。

去冬以來，陝西其他各縣相類似的民變發生很多。如澄城曾有三四十人暴動，每人有長短槍各一枝；方里也有民變；商城的「非法」武裝在其活動區域內，保衛窮人民，很多抗於抽丁與課款負担，由於他們的活動，官方的「緝私隊」不敢來往，反使過往商人覺得平安，在月間，他們在七里溝抓賭，因勸賞賭的人生產。他們參加唐將班子在周圍百里地區，深得民心，人民都給予他們去。

民變既起，國民黨利用地方士紳，首先進行懷柔欺騙。在桃胡鎮，一六五師一面自五里地派兩個連長包圍收繳了三十一枝槍，一面又揚稱「如能將槍退還保甲，既往不咎，並准免兩年壯丁，如頂幹濟，可爲頂備除。」暴動群衆以「要打就幹到底」的決心，拒絕受編。在五里鎮，鎮長向暴動群衆約許：不收槍，不解散，編爲三十七師後備隊」，暴動的民衆信以爲眞，在集合點驗時，却被繳了槍，隊長被押，部分逃回，民變隊伍一部份被編入三十七師，民衆爲營救被囚同伴，曾攻宜君城，以時機洩露，沒有成功。

懷柔未能，國民黨反動派就繼續大軍剿滅，三月間動員了全部保甲武裝，又加上包圍陝甘寧邊區的一六五師、三十七師、五十三師、暫一師等各一部，內有一個機槍連，共同進「剿」。暴動民衆在自衛中，多次擊退保甲武裝，並以假降計奪獲公所四十多枝槍，兩箱子彈，擊斃國民黨軍連長，作戰機動靈活。在桐花作戰時，由於消息靈通，事先撤退，使進剿軍與保甲武裝相遇，自打一陣。三十七師曾有一個排調往鎮壓，途中逃跑，強拉去補充這個逃兵的壯丁，也在民衆武裝打擊下逃散了。

在血腥「清剿」一時，國民黨軍隊慣於趁火打劫。在宜君南區第四保磊後村，把殷家老百姓打得不能動彈，搶走許多財物。在姚生村，把東西搶光，還縱放火燒房子。在東區兩個村，把牲口和老百姓都拉走，幸爲民衆武裝所救。

據最近消息，民變武裝仍在各地游擊，國民黨則準備再舉「剿滅」之師。

邊區周圍的老百姓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可見於他們對××等的深惡痛絕，他們稱×爲「活閻王」「活城隍」，到處流傳着這樣的話：「樓（婁）不搭，橋（喬）不倒，百姓不得了。」「×幹濟，別逞惕，四五月，洪（紅）——人民倫陷共產黨八路軍之意）水推橋啦！」而今無論共內鬥而垮台，但國民黨反動統治不變，人民的止盡暴動無疑將會繼續發展下去。

（新華社延安關中通訊）

晉西南人民的苦難和戰鬥

汪青昭

　晉西南的土地淹沒了荒草，村莊上籠罩着不見炊煙，但是到一兩年中的殘碎的。看見老漢奸閻錫山使晉西南同胞遭的罪孽情況，不禁使人悄然憤懷起來。

　在老漢奸閻錫山的新政奴隸——「兵農合一」之下，沒有一個老百姓能得清點在他脊背上的負担有多大。閻錫山把每個村莊的土地都收歸已有，然後劃成五六十畝和七八十畝一份，分給十七歲到四十七歲的男人耕種。把他們三人編為一組，每組抽一個去當常備兵，留下兩個所謂國民兵種三個人的地。閻錫山向每個農民勒索超過土地產量幾倍的糧食，一年再要去他們八個月的時間為他服勞役，如送糧、修工事、築碉堡、給村公所劈柴担水和推磨。每一個村公所就有所謂「五大衙門」——村長、指導員、特派員、國民兵隊長、「合作」社經理，每人又有他們的家眷和爪牙，有多至六七十人的，少的也有二三十人。他們向老百姓敲取敲詐之外，又叫老百姓替他們服侍他們。一個女人要交五雙布，一石錢，又須代作單衣和鞋。十七歲以下四十七歲以上的老弱，就丟下沒人管了，他們只有討吃和餓死的自由。衛家凹有五十九歲的衛大娘，八十多畝地都被收去了，只好又租回二十四畝，閻錫山叫還做「助耕」。全家八口，每天吃糠粃野菜，根本他說，一那罐子也揭不開了！」李家山何拴子的母親骨瘦嶙峋的出門討吃，見人就哭訴：「前清家也沒有出人那的這樣苦呀！」

　糧食沒有能交得夠的，石樓許多人家把桌椅箱櫃都典賣淨了，還沒繳完差額。有一家被村公所抓去硬綁子，抽鞭子，打了個背齒紫。那人「討保回來」，把兩個孩子卡死，自己上了吊，婆姨跳了崖，全家被逼死。每個村公所都是一座監獄，經常禁閉着幾十個交不夠糧的人；還有家破人亡的事情發生。今年大旱，閻匪更下了毒手。麥子熟了，村公所就把敵點好，派人看着收割，着當打場，行下來全部封在窯裏，不准老百姓動一顆。崔義右家裡一個王老漢，一家餓得實在受不住了，偷偷了二斗。村公所發覺了，就一點把他拷打，老漢血淚交流的說：「我的麥子，餓了就要吃！」可憐老漢被打的死去活來，又帶上一頂「漢奸」的紙帽子推拷，因為走不動，就被推下崖去跌死了！而閻匪的糧食，因為保管不好，常常大批的霉壞，霉得像糞一樣。閻錫山又把這個數目攤給老百姓，叫賠！

　閻錫山不僅全把糧食收了去，也把一切貨物收了去。他在每村設有「合作」社，不許私人做買賣。實貨的必須用他發下的「合作券」，又須受「壓發證」的限制。一盒洋火要法幣四五十元，就甚要一千來張「合作券」，而老百姓的日用必需像食鹽、麻口袋等又買不到。東西不是實給老百姓的，可是合作社的東西卻是派給每家老百姓均攤的。

　老漢奸閻錫山說他的「兵農合一」拯救了人民，他自己正是吃人的一條毒蛇，吸盡了人民最後一滴血。

　晉西南的人民在閻匪的血口下掙扎着，靠邊緣的群眾紛紛逃到解放區。從一縣到一縣，用各種託詞化裝的逃出，一天一天的增加，往往整村的逃亡。從中陽逃出的幾個村的逃亡戶數字上，就可見其一斑。

村名	原有戶數	現有戶數
黑峪村	二十一戶	一戶
北大井	二十戶	二戶
閻家峪	三十戶	五戶
崖家峪	二十戶	一戶
三家莊	四十戶	六戶
後師莊	五十戶	四戶
中師莊	十六戶	二戶
前師莊	十五戶	五戶
西清村	三十一戶	八戶
王家凹	二十八戶	三戶

　孝義、汾西、靈石有許多地方，簡直成了無人區。房屋有的倒塌，有的窯洞窯門，門前的荒草長起一人多高的蒿，從滿蒿的牧面，偶爾看見翻騰的大肚子的小孩、倚偎的老漢，和面如菜色的女人。但他們並沒有變啞，擠不出的，日夜盼着八路軍去解救他們。「什麼時候刮東北風啊了」是他們的心願的暗語。閻錫山一時除非在各個村莊，他們語種老百姓一個挨着一個的冒火，有時突擊到老百姓的窯上，就加以殘酷的肉刑，鉛彈或是活埋。

　可是，晉西南的老百姓除了逃走和盼望之外，更找到了抗爭的活路。他們組織民兵，拿上刀槍起來自衛，組織人民自衛軍，展開抗日。老百姓把給閻錫山做的軍鞋偷偷的送到自衛軍那裏去，自衛軍把閻軍的據點，把糧食發給老百姓。自衛軍一伏回來，老百姓沒有東西勞，感激的跪下磕頭。一次閻軍被打退了，三個孩子把子彈殼揀回來送給自衛軍。

　晉西南雖然窮苦了，但人民找到了活路，自衛軍在人民愛護之下，日益壯大起來，人民審判老漢奸閻錫山的日子已經迫近了。（完）

蕭伯納、韋爾斯擁護英國共產黨

　在英國大選中，世界文豪蕭伯納與韋爾斯曾投票選舉英共候選人，並分別寫信給英共副主席杜德及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表示其擁護英共的熱烈心情。蕭伯納六月底給杜德的信說：

　親愛的杜德：

　雖然我是工黨運動的原來的計劃的創始者之一，雖然我可以自稱為工黨的創始人，但我想工黨提了一個候選人在斯巴克布魯克來反對你，實在是大大的失策。

　這一下造成了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之下，投工黨的票的就是投票反對工人反對印度反對蘇聯而贊成了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徹底最著名的代表。

　你自己稱自己為共產主義者，我也一樣，其他一切人，明白我們的實際的英國共產主義會在西方戰爭中教了我們，正如俄國的共產主義會在東方教了我們，這種人也跟我一樣。我希望斯巴克布魯克選區的人有足夠的見識，知道你所說的共產主義是簡單的常識，而和吉爾所說起的共產主義是明明白白的胡說八道，正像他五年以來每天把一千二百餘萬化在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勞動事情中，卻佯為健康地反對恐力一樣。

　我希望你得勝。斯巴克布魯克一切政治上的笨蛋和傻瓜都會投票反對你，但是每一票贊成你的票，都是贊成知識、世界知識和本質的正確的選舉。祝你好運！

×　×　×　×　×

　「世界史綱」的著者世界文豪韋爾斯於五月二十一日給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的信說：「我是倫敦這一區（瑪麗明區）的選民，我是共產黨的熱烈擁護者，我決定投共產黨的票」。

英勇參戰的 二十五位工人好漢

黎星

　舊曆正月初三，部隊開到土壑子，任務很明確，準備收復峪口據點。

　天氣特冷的，西北風沒日沒夜的吼叫。手抓住槍栓子，凍得硬僵了。但黑夜裏得站在山頭上放哨，為的是趕快打走日本鬼。

　煤窯距村子不遠，大幾十個工人。老×去動員，意思是：「咱們部隊要收復峪口，需要工人幫忙，誰願去？」

　好漢們來了，「日本那個瘟神瘟不死人他就心不甘。」誰不願意去呢。可是用不了這麼多人。於是挑選，挑來選去，一共選擇出二十五條英雄好漢。

　工人們的任務是向敵人碉堡底鑽洞。

　好硬的地。鐵鎬握在手中，用力的向下一開：「嘿！」幾片地皮被拋出濺的向四方。凍結了的冰土，分陷向四方。工人並不怕凍結了的冰土；就是鐵板也要把它打碎！好在冰土只是不厚的一層，下面是軟鬆土，比挖煤好挖的多。

　楊七斤過去當過窯頭，是個好把式，會定看地形，能使洞筆直不彎地鑽到碉堡下邊；牛光孝是個細心人，會領導，會保管傢具；牛俊調是個一日能一人，會修理傢具，隨壞隨修，使工作一刻也不會受影響；李成行是個老好手，爬在最前頭，一鎬接一鎬，說不知道休息。其他人，都是選來的好手，砍的砍，拉的拉，洞一會比一會深起來。

　敵人發覺了，想一不準挖一，不行，於是出來說發干涉。剛走出碉堡，咱們部隊又把他打回去——回去等着死吧！

　一天過一天，洞更深了。洞外涼颼颼的，西北風沒日沒夜的吼叫；洞裏熱烘烘的，鐵鎬無時無刻不在動着。

　洞終於挖成了，誰也沒有去量到底有多長，顧不上，因為要裝火藥。一袋一袋向裏面運，好幾百斤。裝好火藥，緊緊洞口，拉火線。工人自已親手拉火線。

　「轟隆」一聲，周圍幾十里都聽到了。碉堡傾倒在半山腰，實像一隻受傷的野獸。一個鬼子被燒的作了「無首的鬼」，其他燒的焦頭爛額，現在地下哼叫。

　過兩天，敵人收拾收拾走了。

　萬餘峪口的祝捷大會上，千萬隻眼睛盯向主席台，主席台上並排的坐着廿五個人，一個個黝黑粗壯，他們胸前掛着大紅花。主席在報告他們的功績時，他們裂開嘴微笑。

　假使有一個據點的敵人還不投降，我們就消滅它！用部隊，用民兵，也用成千成萬的工人和農民的力量！用各種方法，使敵人就殲！

牛角長蛆治法

　我們營的大犍牛角值掉後，長了許多蛆。按照羣衆的經驗，換了十一斤大麥分兩次拌在草內餵上，第三天就把幾百條大蛆從牛角裏趕出來。然後在傷口上擦柏油（即四兩就夠了），第五天就好了。過去牛不肯吃草，現在吃的肥胖了。（蘇建登）

小說

乃紅子（續）

李欣

——戰鬥篇之二

　「爺爺，八路軍！……」

　「老鄉，你們還沒有躲起來？村子裏都走光了……」

　「呵，自己的人！快進來……」嚴老漢打開另一扇門，像招呼客人一般地說着；不住搖動的手，吃力地作着手勢。「瞧那傷樣子！……真疼人心，流了多少血啊！快進來……」

　衛生員緊緊地搖了搖頭，一種明朗的思想——尊重羣衆的風俗習慣和目前的急迫情況——支持着他，對着祖父般的老頭子，他感激地微笑着。

　「老人，聽我說身血，還能：」說到這裏，由於或種理由他不再講下去，而跳在另一個中心上。「咱們隊伍今天中了埋伏啦，裡上的人都已經衝出去。我因為招呼一個傷員，被丟在村子裏。現在，傷兵已經死啦，我又掛了花，出不去了。老人，鬼子也許會在這村裏搜查；你看，這邊有沒有躲藏的地方？」

　嚴老漢這才打破了半天來的悶沉寂，臉色隨着心情變化着：開始是一層暗雲，隨後又不勝激動，帶着勇敢確定的慈愛，上前一把拉住衛生員的手。

　「不怕，孩兒，他屋來吧！有我嚴老漢活着，你也死不了。」

　「不成，老人，韓在房子裏不抵事。」衛生員抑不住自己的焦急，催說着，「咱們還是快些，說不定鬼子快搜查來了。」

　一條路，乃紅子扯着祖父的破袈摔一邊，他走在前面的小窯洞！」

　這一下提醒了嚴老漢，猶如焦燥荒草的，瞬刻降臨的雷聲一樣，他的眼睛，像被火光突然明亮了一下。從衛生員身上，移到院邊——也許那的亂草叢上。在那下面，嚴紅熟用餘路，就有一個神秘的小窯洞。那裏，平時，瞞着地窖；戰時，是乃紅子和她媽回避的地方。

　「乃紅子，我到大門口瞧着人，你和位同志趕快起來吧！留心，別讓他摔着……」

　「爺爺，你哪了？」

　孫子咬着指頭，眼睛期待地望着祖父。

　「我在外面照望，你快領着這位同志進去！……」他清楚孩子，那個小窯是這兩個成年人也容不下的。

　激烈的砲火已經越過了，除了虎頭山上繼續着的局部戰鬥外，村子周圍只有零星的步槍和手榴彈聲不時傳來。太陽似乎就要落下來了，但至今卻還用眼角偷偷的抹着山頂。蝙蝠一樣，夜開始從峽谷裏飛出自己透明的灰色翅膀，在灌木叢、河灘和村落上面飛翔着。

　「爺爺！」

　「怎麼你跑出來了？」嚴老漢拉着孫子回到柴堆邊。「日本鬼子還沒有走呀！小祖宗。」

　「爺爺，我要跟着你，你一個人在外面，我不！」

　這使生生的無限感情的話，使嚴祖父的苍老心情有些激動，他坐下來顫抖的，撫摸着乃紅子：「不怕，孩子，乃紅子，爺爺的今後長着哩。那還沒有受完，一定要等着日本鬼子死完我才死啊！」

　「咱們齊拿起來吧！」

　「不成，咱們一走，不把那位帶花的同志給丟下啦……」

　「要是丟下他，等鬼子回來會打我——對不對，爺爺。」

　嚴老漢正想說什麼，突然身手搖動了一下，像要擺脫落在手上的沉重的一般。但一瞬間，他卻抑住自己，用嚴厲的低聲告訴孫子：「那些鬼子們往咱家來了。乃紅子，他們要是問你也不敢告訴八路軍躲在什麼地方呀！要說錯一句，你爹回來會殺你的！我也再不喜歡你！……」

　乃紅子吃驚地、沉默地望着祖父的臉。

　兩個日軍和兩個偽軍持槍從小道上來了，帶着泥汚的靴子踩和風快的腳步。

（未完）